

小舅偕我度華年〈中〉

（30 期原名：曹明傑先生追思文）

王肇翰

作者簡介：

襄陽太平鎮姚崗榮莊村人，1927 年生。1944 年讀高中時投筆從戎抗日。1953 年因創作劇本獲獎，在成都劇院任演員、編劇、寫作劇本二十餘齣。1987 年退休後，從事戲劇理論研究，並創作長篇小說《靖康悲歌》等。曾任教四川師範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，現專事寫作。家住成都，有子女各一。



王肇翰（左）與同學合影

我們班上幾個同班男學生住在院子內的戲樓上，也很一致的緊跟著王新波，李桂林轉。李先生在學校教職員三人中自然承擔學生活動之任，春天遠足，目標是東門外山坡山林，中間要過沙河。沙河只有沙灘，沒有橋。學生們，特別年長的，女生嘖嘖喳喳不知怎麼過。李先生不說話，不發令，脫下鞋襪，捲起褲腳下水中，以下的話不用講。因為看到她也只是個清秀的大姑娘！王新波不是學校的人，卻毫無顧忌在學校活動，性格之外還有人脈。他是王校長的族弟，是父親的金蘭友。他曾騎自行車帶我到襄陽縣初見城市見面：寬整街道，琳

瑯店鋪，花廳庭院，河邊渡船……給我留下難忘而朦朧的印象。說是朦朧，因為我稍長兩歲能辨別方向時，它已經為日寇空襲完全毀滅，只存在一片瓦礫血泊的廢墟。現在昂揚悲壯的氣氛中，又顯出一個“殺”週紀念。也就是“七七”一週年紀念。王李二位在節節高升的宣傳中又提出演戲，「這是重要的節目，要上戲樓，要齊全豐富。」說演戲那時卻也簡單。叫做文明戲：說個故事派定角色，分出場次。台詞由演員自己編，上台時臨場發揮。李桂林主演《流亡曲》，姐弟二人由敵占區逃出流亡，停在一破廟檐下唱流亡曲，弟弟餓得哭。廟旁一小夥子澆菜園，奶奶給他送午飯，他們把飯給姐弟吃，小夥子表示要投軍到前線打鬼子。派角色找不到老奶奶，王新波指我說：「回去給你爸說教他演。」「我爸有病！」「你給他說就是。」王新波主演《最後一計》。日本人捉住義勇軍的馬總指揮，要他投降，並從獄中提出他的弟弟留法學生，當面嚴刑拷打，弟弟哀告哥哥救他，總指揮以他壞事辱國，一杯毒酒，大義滅親了。三位先生（現在叫老師）都演得很好。父親出乎意料抱病前來，借王文玉家老乾娘的衣服圍腰，順便帶上他正作的帶針線的鞋底，和李桂林對話的一段戲：一個痛說鬼子殘殺自己的親屬父母；一個慈母般對流浪兒女貼心的同情關愛。演員動情，觀眾感動，至於我們這些小學生，自己編不出台詞，又認生怯場，我演留法學生好像進考場，拘緊過關。可是“宣傳抗日，上台演戲”人生開端的這點小行為，或會記憶一生。緣分在於巧，我下次登台演戲，竟然是慶祝抗日勝利。時為1945年八月，我為抗日軍士兵，服役於204師612團6連。這次演出算正規，有劇本：趙清閣的《清風明月》；有導演：1938年組建於武漢的劇宣九隊，此時正在萬縣為204師各團巡演，抽出藝術家輔助各團上演慶祝戲。這是七年後的事了。且說今天1938年“七七”之夜，因為下午看天將雨，晚飯後帶著兩妹快回學校住宿，我上學校的戲樓，他們過院子，

到上殿。

入夜即下大雨，我們在戲樓躺在個人被子上談說今天的演出，隱隱地傳來上殿中李桂林先生的歌聲，我們安靜下來欣賞，喧鬧的雨聲，更加深了《流亡曲》的悲情與仇恨。她的歌聲唱完，一陣短暫的間歇後，接唱的是我們：“向前走，別後退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！同胞被屠殺，土地被強占，我們再也不能忍受……”這是我們放學時列隊出校門時必唱的歌，好像背誦課文，現在都發自內心充滿激情，但是我們終於聽牆外的喊聲：「發大水了！」尋聲看戲樓後面的路上，三三兩兩老大爺，手持煤油燈，口叫關老爺保佑，蹣跚向聯保處走，去拜大殿的關王爺求保佑；我們跟了去，找聯保處當事的拿主意。奇怪兩匹馬堵在寨門上，鄉丁班長金練邦要去拉馬關寨門堵水，見到老頭子們往聯保處大門進，他趕快過來阻攔：「公事地方不准進！」老頭子們只求關老爺保佑，恰巧王新波和幫辦秘書張菊生走出來看，王新波叫一聲：「關老爺傳話了：金班長快去通知保甲，叫街坊往西崗撤。老爺子們，快回去，擔心倒房子！」張菊生說：「沒有人指揮不行，新波你也去，我守辦公室。」王新波看到我們，叫班頭：「周本剛，帶同學上西崗！」拿到主意了，我心念兩妹，急轉身跑回校門，往上殿奔去。

「哥哥來了！」李桂林先生給小妹肇瓊說並叫她還去睡，殿門前七級石階，一級級沒入水中。我們的恐懼一刻刻加深，李先生抄出兩根童子軍棍，敲著靠牆的一口棺材叫我：「這就是一條船，就你一個人是男子漢，今夜的事就靠我們倆了！」我立刻「男子漢」起來，跳進棺材，把裏面的雜物摔出來，準備王先生母子、老乾娘和兩妹乘坐。

夜深了，查看階石，水還在漲。冷起來，我無法換掉蹣跚水濕的褲子，開始星星點點冒稀屎，也不敢說出來，忽聽水響，進來一個被包袱的人，原來是聯保處的電話員，棉襖包著電話機，爬到院內大柏樹上，冷得受不了，才下來進到殿

內說：「張師爺發話：電話機水淹了，砸壞了妨礙軍情，把我當漢奸辦！」李先生撲哧笑起來，王先生叫他快解開包裹，穿上棉襖。氣氛和緩，水情也和緩，石階淹到六級時，略有下降，大家鬆口氣，東倒西歪地睡了。天亮醒來，還有兩級石階未現，我急忙帶了兩妹回家。經過街道見不少房屋倒塌，擔心家中情形，卻也間壁塌斜，壓到床頭。帶病的父母分別抱著三歲的肇英和三月的肇玉呆坐著。見我們回來，苦笑一下，表示放心，並不多問，只叫老乾娘端出鄰人送來的粽子給我們吃，恰在此時，幫辦祕書張菊生來了，母親請她吃粽子，同時叫老乾娘把我們引到他的小屋中換下濕衣，騰出地方，讓張菊生和我父親談災情。抗戰期間，前線的基層鄉鎮人員的行為和精神使人感動，他們的狀況又使人同情。以吉河為例，從鎮店到各邊以十里計，周邊應該有六十多里，人口逾萬。其聯保處的組成人員僅有主任、祕書、聯隊附三位幹部，一個鄉丁班及電話員炊事員。軍隊過境，催糧草，派挑夫，絕不怠慢，遇到心急氣傲的軍需爺們，挨打扣押，在所常見。駱正或是新派人物，與地方舊勢力天生的磨擦，加上吉河鄉的吉、胡、駱、董四大族姓的矛盾，他一蹶腳，掛冠從戎，乾脆和鬼子真槍實彈的拼！留下的工作壓在父親身上，上級要等待查清實情後再派人來接任，無奈之下，與有關方面商允請了太平鎮原來一位書吏張菊生來幫辦。幫辦對公說，對私是幫忙，因為張先生是駱主任舅爺家，王祕書舅就的女婿，支持軍務事緊，在人事一時難定的情勢下，有這位公私皆可的身分緩衝其間卻也適宜。究竟工作繁重，在長期晝夜奔忙，食宿無時的情況下，父親病倒了。

我們換過衣服回來，張菊生已離去。父親叫我帶兩妹到姨奶家去，並說住幾天後回老家，看望叔伯及舅、姑姨家，特別叮嚀去看張心一姨父的教書情況。給了我一個預感：家庭又要移動了。

姑、姨及舅爺家在姜崗寨內。寨外一里多事我家小王

莊，看忘了這些親屬之後，把妹妹安置在姑家，我一個人到十幾里外的舅家去。近村見到官道上正過軍隊，以往我膽怯不敢靠近，有了這半年的經歷，倒覺得軍隊可愛可敬，一時興奮，唱著「大刀向鬼子的頭上砍去！」走向他們，竟也得到他們親熱的反應。一位官長拉著我衣領看上面繡的自“吉聯小。甚麼意思？”“吉河聯保小學。“哦！“小同學，好跟我們一起唱……”唱進村子，我離開他們，走進舅家。一群軍官坐在院內喝茶談笑。我找到外婆，問明小舅在稻場裏曬麥，便跑了去。這次見面和過去不一樣了，不是急著上東崗逮蚰子（書本上的“叫哥哥”），用陶杆桯紮蚰子籠。或者用泥巴做軍旗子，而是想說話。這半年是我們首次長別，急變的時代，給了我們密集的經歷和見聞，和一些零星的思考。他先問啟發大水，因為從這個官道上早聽到“七七”沙河水災的消息，從吉河經鄧店馮河直淹到縣城的東南關、廂。我談了當天演戲，夜間為照管兩妹，被大水困在校內的經過，也說到住在戲樓上，聽大學長周本剛講岳傳，並帶動我讀小說的情況。歸結到一聲嘆氣：「這半年沒有教、沒有讀，一場大水衝散，白過了！」小舅說：「讀過五年級下學期，又回去讀五上，就算好教好學，還不是原地踏步！你聽岳飛讀小說，上台演戲，就是三門好功課，說不定將來會用上！」（走筆至此，忽有觸動：七十四年前，小舅這句無意的話竟是後來我的人生命途。1944年冬，唱著《滿江紅》從軍抗日；1945年春在軍中間開始發表文學作品；1953年調進劇團至於老。）小舅長我四歲，已經十五，過著實在的農村農家生活，長的是實際見識。他說，南廟學堂沒有讀好久，學生不來，慢慢散了，抗戰救亡，大家出糧、出人力，家裏人手一緊，我自然要做活。鬼子占了沿海省份，鹽運不過來，貴得吃不起……「家中哥哥在房縣讀師範，莊子上程孟明在均縣讀聯中，我也想出去讀呀，要有畢業證書才行，偏偏就是沒有這個畢業的班級……」

傍晚，把麥子攏成堆，號上字「還我河山」，回到家才見到小姨明華，村前的年輕女子們，每見過隊伍，都回避到村後的人家戶中。她16歲了，在太平時期，自可繼續讀書。現處戰亂，只好棄書做針線。所縫衣裳及于我身許多年，恩未報，親逝遠，遺恨思綿綿。

再回姜崗二姨家，隨心一姨夫到塾館旁聽，他講《孟子》：「梁惠王，汨巴巴。孟老頭，聽剖芽；東邊打一仗，死了大娃娃；西邊打一仗，土地垮半畝；南邊又被蠻子罵……」這是多麼有趣的教法啊！真想長期跟他學下去。父親捎信來了，果如離開吉河時的預感：家將遷移到清涼寺街，秋季和街上一位教書的老夥伴莘相臣，恢復1934年底停辦的學校。這次的恢復卻別有意味，上次的停辦因校長秦烈武去世無人接手，這次起，不要校長開始了教師們以教學報國的自學行動。以廟宇廟產（地租）辦學，是北伐軍進軍湖北後的「革命成果。」籌建不須大力，學生不收學費，開課後，我正想邀小舅來讀書，突遇轟隆隆敵機狂炸棗陽，現成一片血泊瓦礫。四十里外的我們學校，炸聲可聞，門窗發抖，教師可以自覺堅守，父親特地弄到一支漢陽造，和學生住在一起，以防土匪拉票。但戰事吃緊，學生溜號，終於停課。冬天以前，我們全家搬到姜崗寨內，再舅家逐聚居處，租房居住。

翻過年是1939年春天，舅輩的人招呼我父親：「外甥子，咋法呀？還是把門上的娃子門關起來，讀幾句書吧！」教師既然以傳承民族文化，為救國職志，不計報酬，慨然行動，學生和家長熱情卻也不低，附近的娃子們來了，小東門內富豪家的少爺小姐們也來了。我讀《左傳》，並配了一套《列國演義》參考。覺得正來勁，半夜敲門聲：「四姐！四姐！」這是舅家對我母的稱呼。醒來聽清，果是小舅和他二姐（我嬸）的叫聲：「快起來逃難！日本人要來了！」高恭橋的官道上，南邊來的人，擁跟往北走，二位是轉道來通知我們，

不等開門，說完就走了。接著是姜崗全寨驚動，起身北走，天亮時快到雙河鎮。沿路得訊的也起來跟著走。驚慌、盲目，走過三戶劉，到一個山村教堂，就圍著這個教堂歇下來，天黑時又陸續向四方散去。我家回到小王莊老家，在周圍的幾個村子盤旋、躲避，此時正當谷雨節，春夏之交雨紛紛。跑到大姑乃家住的劉莊，在她家堂屋打地鋪，摘來豌豆角煮來吃。小舅大姐之子馬時成（10歲）隨我嬸又會到一起，他忽然說：「我要摸魚！」眾人詫異，我父親卻懂得他的話：「他說夢話，想睡了！」真個少年不識愁滋味。

【戰史】隨襄會戰，1939年5月，日軍十餘萬，沿襄花、京鍾兩公路近犯隨縣、襄陽。敵軍五月七日陷襄陽，十九日為我軍收復。

驚慌恐懼，盤旋躲避的十多天過去了。我們又回到姜崗住所。接踵而來的是父親的一場大病，幾乎不起。在長達百日的病期中，母親辛勞憂焚，頭髮掉光。常常是帶我作伴，在烈日當空，遍地青紗帳、少有人行的路上奔走，問神求醫，借錢買藥。丟下八歲的大妹，照顧四歲和一歲的兩小妹。秋天並稍好轉，搬回小王莊繼續療養。誰知瘧疾悄悄流行。說它悄悄，因為徵狀不顯，發病十大冷大熱，一兩小時過後，好像沒事。或一日一發或隔日一發，慢慢消耗體能。害久時，四肢無力，黃皮寡瘦。毫無血色，耳朵透亮。兩小妹不知何時染上，家裡實分不出精力照顧。她們發病時，自己到太陽裡睡一陣。冬天幾乎所有的男人都長疥瘡，無醫無藥，家家戶戶烤起粟米的秸秆，以止劇癢。這兩種病，一般認為日鬼搞的病菌戰。喪心病狂，至于曷亟。

戰區的家鄉，只有一件好事。軍隊換防，上下火線都從我們村莊過，這使匪犯減少，不像過去從我有記憶之日起，每年冬天都有土匪的杆兒，變兵的團來搶掠、拉票。周圍村

人，都往姜崗寨內跑。我的第一個妹妹，就在月窩裡奔跑夭逝，這次過年雖然很窮，但比較安心。父親的病終於熬過來了，好好想受他的筆墨之樂：大寫對聯。小王莊被他叫做三家村，自然不夠他寫，好在有個寫不完的姜崗。

那是他的舅家，家貧的，他寫了送去，家富的，請他住在家裡寫，自然會有好酒好肉款待，還說：「外甥子害過大病，給你補補身子！」有人問：「日本人還會來嗎？」他說：「會來，來了再把他打走，抗戰打了兩年辦了局勢穩定下來了，往後會好！我害病三個月：頭個月病勢猛，二個月穩住了，以後慢慢好了！」問的人笑了。一次會戰和縣城一次失陷的考驗，棗陽有些安心了，過年雖然少了肉，少了新衣，老規矩不變。初二是我去給分為七戶的舅爺家拜年，所見之處，很多父親所寫的魏碑字體的春聯，和最後勝利的內容。我又恢復了讀書的要求。午飯後去找了同讀《左傳》，長我兩歲的舅爺姜從爽。（和小舅相似，在家塾館同學，後來是八高同學。）

春季是甦醒的季節，萬物有天，各應天時從其睡眠之地醒來。我自然是個關心清涼寺的學校，問父親是否還在清涼寺教，他說怕去不了。忽一天兩個人來我家，說是“來接王副鄉長上任。”母親詫異，我趕快去找父親，他說：「我沒有答應這事，他們來硬的……」飯後還是和他們一道走了，說是去和鄉長當面說。幾天後回來說：「副鄉長推掉了，答應在湖河學校教書，需要時，可以就近幫些忙。」小孩子不敢多問詳情，但是我會把吉河鄉的情況，產生模糊的聯想，不該管的莫管，且去清涼寺學校報名。

學校是兩位教師，且是五年前本校的老教師，自然也是父親的老同仁。年老的是張菊青，對我很客氣。學生不多，不分班級，遇事叫我負責。作文的批語，多是稱讚表揚。另一位榮漢臣，我村緊鄰，戶口不多的我們兩姓，各代都有嫁娶至親。他出身富裕家庭，卻十分勤奮，多才多藝，是有名

畫家，加上著昨一筆漂亮的隸書。畫工筆鷹至半夜，自己去廚房切兩匹白菜葉，生腌了喝一杯，繼續畫。不久看到這幅畫，題了「獨立」二字，掛在辦公室裡，兩個多月部算很正規的型課，教了我們兩件重要的課：一是用中學算術水平的《算術指南》授課；二是教我寫了 26 個英文字母。第一件，對投考聯中是必要的；第二件是進中學後比別人先走一步。如果可以順利讀完這學期，算術會學完，英語會學些簡單的會話。可惜，好的願望又被砍斷在血五月的前面。我說「血」五月，是由日本對我砲擊、侵占、屠殺，而在五月之內造成的五三、五七、五九、五三十等等慘案，而以備我們這些小學生背熟的國恥日。去年的隨棗會戰是五月，今年的棗宜會戰又始於五月。

最先來的是“滾和大戰”的傳聞，後由逃來的証實，在吉河至棗陽的沙河西岸，一個軍在構築工事。小王莊不逢任何大路；又有特多的樹林遮蓋着，引來包掛高恭橋的逃難人。也來了敵機空襲，我正帶著肇文（三歲）躲在河堤樹沖中，三聲炸彈巨響，肇文一聲驚叫，我只本能地推他到提下菜園水溝裡，伏身掩蓋。炸後看，炸彈丟再姜崗村南頭。東邊杜莊，機槍掃射，一頭牛的背上連中三彈。敵機走後，逃來人更多。大伯可能緊張過度，提了撒漁網出來叫我：「背芭簍跟我檢魚。」走到村頭，抬頭一看，黑壓壓的軍隊，如一片山嶺倒下，趕快回到家中，拉著二妹就走——這是去年逃難的分工：我背二妹，父親背包袱牽大妹，媽媽抱三妹——村里人出來，盲目亂竄，跟軍隊跑。軍隊則不分河流耕地，沒命地向北奔跑。上有飛機俯衝，後有坦克砲擊。父親高喊村人，離開軍隊，就河邊躲避……兵敗如山倒，陣破狂奔跑。古小說的場景，現在來到我的家……。

接下來和鬼子捉迷常，他們的坦克來了，履帶嘎斷田埂；他們的鐵甲車到了杜莊的北頭，下來捉雞殺豬羊；他們的兵一個提着刀，攆得田野的人成群奔跑。看到我們村口柿子樹

下，一排手持扁擔的人挺站着，他回頭走了。他們固守太平鎮寨子，四處騷擾，我軍小步隊攻打時，寨牆的確起了保護敵人的作用。還有一事是飛機撒傳單，上面印著大漢奸汪精衛的像，和他的聲明：他在南京成立了漢奸偽政權……迷藏躲避，漸漸走遠，最後到新市鎮南李樓大姑媽家。鬼子逼近時，又同姑媽一家人一起進山，到赤眉山後的老姑娘家。

【戰史】襄宜會戰焦點：我軍據大洪山區，桐柏山區以威脅武漢，防阻日軍西窺四川。日寇欲掃除威脅以取宜昌。1940年5月1日，日寇發動進攻，戰地遍及南陽、襄陽、荊州地區及宜昌。襄陽於五月八日陷敵，五月十八日收復，是日，張自忠上將壯烈殉國於宜城南瓜店。十七日襄陽淪陷，雙方激戰至六月下旬，敵占宜昌，我堅守大洪山襄陽地區，繼續相持局勢。

日軍退去，父母帶著三個妹妹回家，我卻不捨得離開，便留下跟小我一歲的窩表弟牧放他家群羊。白天放牛場上遊戲，田溝摸烏龜，快乾涸的堰底撈烏魚，晚上跟姑父一家人講我讀的小說故事。姑父家側門外一棵巨大黃棟樹，樹下室休息的好地方。中午來樹下休息，羊群很怪，它偏要到陽光下擠在一起曬太陽。樹下有鄰人來聊天，偶然有掉隊軍人來到樹下，他們是小部隊打村寨中敵人，敗陣時散落下來。吃飯時，姑父會叫人送飯食來，我們也聽得一些戰事情況。戰亂山邊這種生活，新鮮快樂，樂不想家。可是，父親着人來叫我回去，到家裡知道是小舅來約我上學。趕緊跑到高恭橋，卻不見小舅在家，這段時間，縣政府命令各鄉挖交通溝防坦克；拆除各處寨牆，防鬼子利用。小舅挖交通溝去了，跑到河溝上見面，宣示如下：雙河鎮興亞小學秋季開六年級班，不交學費，自己兌伙食：每月一套磨的麥麵 22 斤，小米 10 斤，芝麻葉 1 斤，柴菜油鹽錢一元……好

啊！為了這個六年級一道坎，我東搬西找，空跑兩年，終於有指望畢業了。

父親已被湖何鎮小學聘了去。母親妊娠，只有大媽代為磨麵碾米給我兌伙食這個空檔期，大伯叫我同去姜崗，拆除由我家祖輩修建的兩丈寨牆，並把磚石趕牛車運回。呃！上百年兵慌馬亂中，寨牆如寨門上大字「拱衛一方」，是周圍村民的庇護地。現在拆除它，也算是抗戰中一個細節。

我遲了一周才到校，教室很小，兩人一張課桌，只有與講壇相靠的一桌有空位，我剛去坐下，身後傳來笑聲。我以為是笑我放牛場的動作，且不管它。下課時有位原來太平同班的同學告訴我：「笑你與女的同桌」原來如此！上半年跑鬼子難，大戶人家的姑娘，一般剃了光頭，化裝男孩。七十二年後的今天回憶：除下名字楊竹青外，對她的情況竟一無所知，很可能是一句話也沒交談。

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們畢業了，以曹明傑為班長的二十六名學生，來自河南、太平、吉河、雙河、鹿頭、新市及河南祈儀諸鄉鎮，並且都經過會戰砲火中逃難、忍耐、尋求來到這一班。學歷多樣，讀過《左傳》、《離騷》文章寫得好的，廣有傳聞。這便是光緒 32 年（1906）創建的私立興亞學堂第十八班（屆）。官書上多將本校寫為公立。我在校時所聽到的是：衛五爺獻家產辦學，性質一直是私立，校長需是衛氏家族人，當時是衛敬業。同班有衛先光同學，是獻產人的直系後裔，和教員一起吃飯，一切費用由學校供給。還有一位傻乎乎的十九班同學衛民，是棗陽鄉賢衛挺生之子，也由學校供給費用。1944 年冬，我在鄖陽「八高」報名從軍，行前回家告辭，也到雙河母校探望。校址依舊，校名改為雙河鄉中心小學，校長胡仲寅，正式結束私立性質。1944 年後讀到《棗陽文獻》，獲知興亞同學蕭忠海和王俠穎旅台。可嘆都先明傑仙逝，懷念殷殷，不得再見。

畢業，這張文憑在當時當地，有古時秀才的身分，可以

教書，可毅在縣鄉及公職當中當××員。年長同學早有安排，年少的思慮考學，可是哪裡有中學？襄陽的中學師範，於武漢會戰前西遷韻陽均房，匯為「聯中」、完全公費。只是路遠，考芬高，多視為畏途。小舅和我少年時知道必須到那裏去，便鎖定聯中。

前去均郎，一路曲折驚險頗多。我於2001年曾寫過一篇《六十年前考學路》刊於《棗陽文獻》二十期上。現只簡單提及和明傑小舅的情況。我倆跟他村上的程孟明、楊檔戴莊的劉成皿、城南的景永蔚，及湖河的郭松坡、楊明皓、陳澤民六位考高中的學長，由劉成皿加上路，途經新野、鄧縣、內鄉三縣城道內鄉境內的西陝口鎮投考國一中，六位只考一天，即中輟赴均縣。小舅和我考完後看榜，同來者只我有名，他叫我留下入學，我卻膽怯猶豫。送他出電後，到學校報到，一看手續繁雜，陌路孤單，為了趕上伴，不容多想，背上包袱追小舅。必須追上考生群，今夜才能摸道浙川城，才能和小舅相會，否則……半夜到了浙川，同路人幫我找來小舅，領我到他的下處。次晨上路，這一群有七八個人：棗陽的只有羅光瑞、李光啟兩位，前去四十里一條大山溝。這條溝本不是路，而且有土匪野獸，只有少數輕裝急事者經過。翻山涉谷、攀石爬坡，看看我這十四歲人的小腿要落後於十八九歲的人了。偏偏又在一個泥坡上跌倒，碰破舊瘡，膿血泥漿一片糊，忍不住傷心哭，小舅轉身來相扶，替我背包袱，連哄帶嚷陪我走。到均縣又是黑夜，渡河、進城，到聯中校內，我幾乎都不知道，只是腿腳跟著走，到寢室門外停下來，我就睡倒了。

考試時，均聯中已改為省八高，曾同路的棗陽八位初升高。皆如願及第。我進了初中班，小舅考入鄖西聯中。一年後，省八高校名移鄖陽，各縣的縣中改為公費，小舅轉學入棗中。初中屆滿的一九四四年夏天，小舅和我又結伴到鄖陽考入八高，第三次同班共讀。年底獨山失守，後方震動，我

報名從軍，又次拜別小舅。

八高從軍近百人，出發時全校師生整對到江邊送別，擊畿渡江一水間，間斷了我的課堂生活。回望山坡學校，漫億十幾年的各種學校，以及求學時的赴岌長途，竟然沒有交過學費：小學是廟產、以及鄉賢捐獻的家產。上中學已處於抗戰的後半期，國家艱難困苦已極，依然堅持辦學。普及到每縣一初中，每專區一高中、師範。學生免學費外，更管吃管穿，冬夏各有一套新衣，固然是政府出錢但是除國立中高校，由教育部撥發公費金外，省立中高校的公費待遇，只有湖北一省。上世紀末，當年的聯中八高同學聚會，緬懷抗戰求學的情景，對當年主政鄂省的陳誠主席，多有感激之情。他同時擔任戰區司令長官，傳他曾說：「寧可少養兩個作戰師，也不可荒廢教育。」這種視保國魂的教育，與保國土的軍隊同樣重要。既有卓識遠見，也是對國家人民負責任的好政治家。（未完，下期續完）

